

# 民国《忠县志》里的花桥“显周”

□ 余清泉

“显周”，忠县一个很小的地方。小到清朝道光年间《忠州直隶州志》里几乎没有她的记录，只有在民国《忠县志》里才有几段文字记载。显周历经历史更迭，民国时为“显周乡七保”，1961年名“显周公社”，1981年更名“显周大队”，1992年合乡并镇后属于花桥镇，在地图上只能搜到一个“显周村”了。

于是，我翻开民国《忠县志》，找寻关于“显周”的雪泥鸿爪。

## 显周的得名

显周，处于忠县的西部，再往西边就靠近垫江界了。根据民国《忠县志》的记载，“显周”得名其实是“显贵场”和“周家场”两个地方合并而来，取其首字合并为“显周”。

一句话，显贵场+周家场=显周。“显贵场”建场较晚，俗名“卷洞”，一开始仅仅是几间草房店，后来清朝道光年间添修后才更名为“显贵场”。“周家场”位于小火炉山山坎下，一开始叫“祝家街”，经吴姓添修后叫“吴家场”，后来周姓改修后始名“周家场”。

县志的这个记载反映了当地聚族而居的变迁，实际上这种情况在古代并不鲜见。我们今天很多地方都是合并后缩减字而成新地名，例如，马灌，民国三十年（1941年）“倒灌”和“马家乡”各取一字更名“马灌场”。兴峰，1981年时原来的兴隆保留“兴”字，再取其境内中峰山中的“峰”字，名为“兴峰”。

## 颜学庆添修显贵场

显贵场，“前几间草房店，非场也”，清朝道光年间添修后始更此名。民国《忠县志》记载了这位添修显贵场的人，他叫颜学庆。

说到颜学庆，就得先说说其祖父颜大举。颜大举在忠州任“户房典史”，即清代州县衙门中负责户房的胥吏，相当于今天的民政和财政局长。吏不是官，非科举出身，但是户房典史在清代州县行政体系中是掌握实权的关键人物，负责一州的财政命脉。民国《忠县志》记载，颜大举很受当时知州吴友篪倚重，“凡案经数审不决者，即伤就大举排解”。颜大举“端方正直，乐善好施”，不但修治了城里各祠庙以及黄金乡铁蜡桥，又补修了文武庙、奎星楼、平桥，“凡地方公益事业，靡不竭力以赴”。

颜学庆，继承了忠州户房典史。民国《忠县志》记载，颜学庆“亦喜为善”，继承了其祖父风范，频繁往来丰都、垫江募捐，培修了新开路、天井庙、垫江沙河大桥。民国《忠县志》点评，颜学庆“颇有乃祖风”。

## 显周的木耳寨

显周有一个“木耳寨”，清道光《直隶忠州志》中有记载，民国《忠县志》中载木耳寨为“清康熙时修、同治时补修”。

“砦”，同“寨”，清道光《忠州直隶州志》里说明了为御匪，“州民多依山作砦，以卫乡间”，“随一隅之险，成众

志之城，或锁岭抱崖，或环溪控壑，或鸟道一线，无路可通，或羊肠千盘，有要可守，坚壁清野，保全生灵，又不可不备载焉。”这里详细地介绍了砦（寨）的特点，主要用途是预备保卫生命财产安全，一般都是山水险要之地依势筑寨。

民国《忠县志》也称“寨”为“塞”，即厄塞之意。并按语“塞为乡人避乱时，生命财产所托，适用于戈矛时代，故在昔建筑者多。民国来，枪炮发明，则塞不足恃矣。”这段说明得更加详细，所以，现在一般听到什么“某某寨”，多半是清代所建，民国以后就很少新建了。

木耳寨是显周这个小地方的一个“名胜古迹”，位于显周村旁一个海拔510米的小高地，据说曾经建有东南西3个大门，如今仅西门保存较为完整。石垒寨门，沧桑斑驳，黄葛古树，遮劲葱郁，让人慨然而兴历史与生命之叹。我小时候在显周小学读书，还有老师带着春游木耳寨、回来写作文的经历，作文内容早已忘却，但是“木耳寨”这个地名确是深深刻入了脑海。

题外话，忠县至今留存的“寨”还不少，最著名者当属“石宝寨”。石宝寨所在地原来叫玉印山或石宝山，因为“巉石凌空，四遭如削，形如累累之仰”，非常险要，后来清初谭宏据山为寨，才名石宝寨。其他如花桥镇的东岩古寨，其实也是军事防御用途的。各位如果到访今天留存的各种古寨，不妨在欣赏自然风光之余，从军事角度想象一下当年古人因地设势、据险防御的生存智慧。

## 显周的桥

县志对后乡各地文字记录不多，但是，桥是有专门记录的。这是因为古代桥梁堤坝对农业民生影响重大，一般地方志里都会辟专章记录。清道光《忠州直隶州志》中说“开通道路，示我周行。其在于今，民未病涉”，清光绪《梁山志》中说，“欧阳公修唐史，一堤一堰所为，悉著于地理志乎”。

民国《忠县志》里记载了显周的几座桥：

“韩家河”有4座：“鱼箭滩桥”，清嘉庆十三年创修，道光二十二年、同治九年重修。“韩家桥”，年代无考。“龙桥”，明正德间建，清乾隆初补建，道光二十二年及光绪二十一年陈大铨、陈之易重修。“双龙桥”，清嘉庆元年建，光绪二十二年重修，距城150里。这些桥肯定是走过，这些河也应该熟悉（现在叫龙滩河、韩家河）。小时候，外公在韩家河里教过我游泳，只不过当时时间太短没学会，一直到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才补上了这节课。

“昌家河”有3座：“官桥”，明时建，清道光年间补修，咸丰二年又补修。“乐善桥”，清同治二年，吏员颜学庆募建。“广济桥”，无明细记录。

显周乡场上还有一座“拱桥”。这座桥就在显周小学旁边，我以前几乎天天路过。很多在显周小学读过书的人对这座拱桥应该还有印象。

民国《忠县志》里还记录了显周的

古洞，洞为“天然生成与县人自凿以避匪者属之”。显周乡韩家河附近有“高洞洞”和“挞斗崖洞”，高洞子“洞深难测”，传说为“明韩法仙隐于此。每遇亢旱，乡人常至此辟滩祈雨”。挞斗崖洞“与高洞子对峙，中有石室二间，敞而邃”，为清咸丰时吏员王天祥避白莲教所建。

## “名师半榜”颜洪开

民国《忠县志》史料丰富，人物列传里记录了几位显周乡贤，文武兼有，这里摘录几位。首先介绍一位清同光年间的“特级名师”：颜洪开，字庶几。

颜洪开是“郡贡生”，清代地方学校分三级：府学（郡学）、州学、县学（邑学），贡生是从地方学校选拔入国子监的生员，相当于举人副榜，“郡贡生”特指从府学选拔的贡生（县学选拔的只能叫“邑贡生”）。可见，颜洪开是很有学识的。

颜洪开“馆于乡村，从游者众”，他在乡村开馆教书，学生众多；“清光绪初年主讲拔山绍鹤书院，寻卒”。而且他不但教授人数多，效果也非常好，“每值童子试，获售者多出其门”，当时有“颜半榜”之称。

那时拔山绍鹤书院的地位类似于今天朝阳寺的拔山中学，是后乡的重点学校。名师出高徒，教出来的学生霸榜刷屏。可以说，这位显周乡贤颜洪开实在是清代同光年间拔山乃至忠州地区的“特级名师”啊！

据民国《忠县志》载，忠县颜氏族居显周乡。虽然“世代清贫”，但是“崇尚儒术，终清之世入庠食者八人”，庠是古代学校的统称，入庠，古代读书人通过官方选拔考试后获得进入府、州、县学读书资格，也就是说整个清朝颜氏考取生员的有8人。而颜氏多从事教育，“出其门下者，先后以千百计”，门生众多，桃李满天下。

## “文武兼优”颜卓

第二位显周乡贤曾经跟随左宗棠西征，叫颜卓，字小立。

颜卓，“郡廩生”，指在府学（郡学）就读的廩膳生员，由公家给以膳食，是府学中的优秀秀才，但是仍属地方学校生员；如果府学选拔出来入国子监，则为“郡贡生”，脱离地方学校成为中央官学生。所以，颜卓“郡廩生”比颜洪开的“郡贡生”略低一些，但都是优秀秀才。

清同治十二年，忠州知州庆征擅加粮税，颜卓性格刚正，“诉准上宪”，把这事投诉到上司那里导致庆征被撤职罢免。继任者是侯若源，因为与庆征有旧，就借事诬陷颜卓，颜卓于是逃避雁门关外。这一逃就是好几年，文武兼优的他干脆投笔从戎，“从李文襄公征回有功，官千总”，跟着左宗棠西征收复新疆，立下战功，官至千总。

晚年退休回乡的他仍以教读终身，“闭门著书，杜口不言地方事”，著有《西游杂记诗文集》及日记二百余卷，“尤脍炙人口”，可惜没有付梓。民国《忠县志》对颜卓的评价是“性刚正，游侠好义，文武兼优……诚族中

之杰出者也”，颇有忠州人的耿直仗义性格，又文武兼优，非常难得，因而县志对其赞誉有加。

## “勇武绝伦”杨盖川

第三位显周乡贤是位武人，叫杨钊，别号盖川。民国《忠县志》载其“体魄魁梧，勇武绝伦”，而且“刀枪剑戟之技颇精，力能举石磨舞如扇”，这段文字形象生动，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记录项羽“力能扛鼎”，杨钊力举石磨还能舞如扇，丝毫不落霸王下风！

清代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，首领王三槐率起义军从梁平攻入忠县，杨钊跟随当时忠州知州王垂重的民团武装拒之于舒家沟，杨钊“独奋勇持矛，杀贼数十人”，但最终兵败，王垂重战死，杨钊奔投人头寨。后来清军正式军队前来进剿，杨钊偕各寨主犒军时露了一手武艺：“钊挽弓搭箭，五发五中。试之以戈矛之技，无不挥舞如法”，清军将领遂召入亲兵队，“旋升千总，屡战有功”，还赠他“盖川”之号，这个别号很霸气，意思是“以其武艺足以盖全川也”。

杨钊颇受器重，本来以为可以由此走上武功建功之路，但是命运无常。没过多久，母亲病危，杨钊“急归省”，等到居丧还未还营时，已听得平匪告捷消息。于是杨钊留在乡下务农，他告诫子孙“宜读书，不宜习武”，感慨自己“于疆场上立功颇多，卒不得享爵禄之荣，命也”。

## 依然当日显周场

清道光《忠州直隶州志》中还未见有“显周”的记录。民国三十一年（1942年）六月，陈德甫先生开始纂修《忠县志》，历经周折，几年后经费不敷，修志馆解散。从此，陈德甫先生独自一人编修县志，1947年完成《忠县志》手稿。2008年，民国《忠县志》才得以整理编辑出版。在这版县志手稿里，史料丰富翔实，“显周”的一些点滴记忆才得以在地方志中留存。

30年后，1973年，一位叫陈仁德的21岁青年来到显周供销社，在这偏僻的小乡村一待就是6年。他每日笔耕不辍，写日记、写诗作词。他是陈德甫先生之孙。2015年，陈仁德写了一本20万字的回忆录，记录显周山沟里的青春记忆。他并非生于斯，却因为6年的相遇，用笔写下了这片故土的故事和热爱。

山河依旧，文字长存。在翻阅县志的过程中，仿佛是自己和自己的对话。我虽然在显周生活了那么久，要不是今天细读县志，还真不清楚“显周”二字的来历。感谢这些文字记录，让我们这些显周的游子，得以找寻到那些逐渐模糊的历史人文记忆。抄录一首陈仁德的诗《重到显周》作为本文结尾。

依然当日显周场，一路逢人唤老乡。野树萧萧迷晓雾，荒原荡荡对初阳。酒边魂魄自醒醉，天外风云任短长。犹有昔年朋辈在，小楼围坐话衷肠。（作者系忠县人，现任众合云科集团董事长）



## 卜算子·赏大岭李花

□ 吴宗权

粉蕊沐朝霞，素艳迎晨曦。漫与桃红竞吐芳，同把春光闹。一树雪凝霜，满岭清香绕。清韵山川入雅章，墨客游人笑。

（作者系忠县石宝中学退休教师）

## 山居遣怀

□ 刘明文

明月清风垂钓叟，朝云暮霭放牛娃。闲敲石磬和松韵，漫拾枯枝煮雪芽。三径苔痕新雨后，一帘山色半溪霞。人间自有忘机处，何必武陵寻隐家。

（作者系忠县忠州街道居民）

## 与春天同行

□ 陈露

春风一吆喝  
就把寒意轻轻吹散

枝头最先睡醒  
吐出嫩绿的心事

阳光漫过发丝和肩头  
暖得像温柔的诺言

人生不必急着奔赴  
花开自有节奏

心向暖处  
处处都是春天的风景

（作者单位：忠县鸣玉溪小学校）



## 花开满地金

□ 彭善攀

（作者单位：忠县教育委员会）